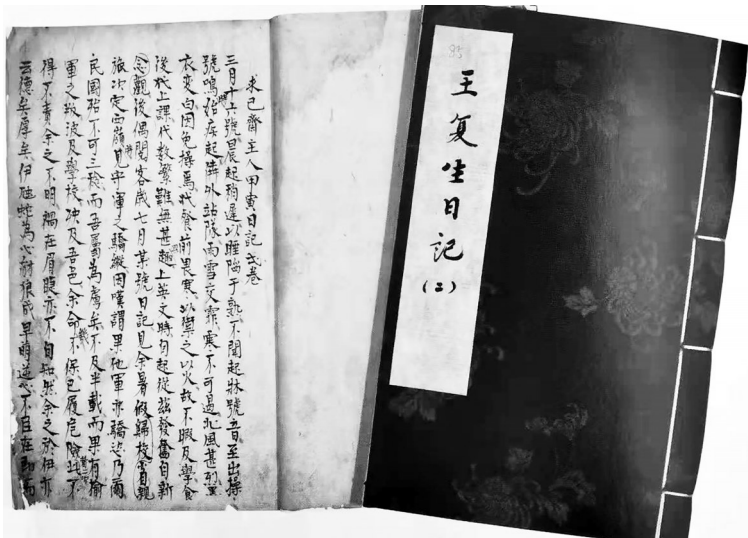


书话

从《王复生日记》看其民主主义人生观的形成

□ 何贵荣



王复生烈士,是云南籍第一位共产党员、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他以笔为枪,宁死不屈,为崇高的理想勇于献身。

王复生出生于祥云王家庄一个耕读传家的家庭,自幼在祖父、父亲严训下饱读诗书,深受儒学熏陶。1912年考入大理省立第二中学(今大理一中),开始了接受新思想的人生重要阶段。在西云书院旧址上建立的这所学校,文化底蕴深厚,享誉滇西。自清末新政以来,由云龙、杨琼、李厚本、丁其彦等留日学生先后担任校长,以日式教育治校。学校环境优美,名师荟萃,思想活跃。清末民初,云南省进行教育改革,归并滇西各府中学堂,设云南省第二模范中学堂于大理,后又更名省立二中。王复生入校时该届学生多达八班,后整编为四班。王复生最初编在第七班,毕业时为四班。1915年毕业156名,主要来自于今大理、丽江、保山、临沧四州市的17个县,是民国时期毕业人数最多的一届。

王复生在中学阶段,养成记日记的习惯。现珍藏于省档案馆的王复生读中学时的残存日记,始于1913年6月,止于1914年7月6日。记录了当时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内容丰富,是我们认知烈士、了解烈士,研究历史的珍贵资料。从中可探研他思想上不断进步,从一个纯朴的农村青年,成长为忧国忧民的民主主义者的过程。他崇尚华盛顿、拿破仑、孙中山、黄兴,甚至唐继尧等,积极寻找救国救民的方案。现举例如下:

1913年6月日记:“今日族兄来校访愚,询以故里耕种事。伊告愚曰:一粒未种、一禾未插,而米价腾贵,室若悬磬。野无青草,民有饥色。愚闻之,不禁为同胞痛!为国民叹!夫去秋光复,虽内乱不作,而元气已伤,至今尚未恢(复)也。窥黎民则十室九空,家徒四壁,而公私财赋急于眉睫。今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则将互相残害,父母兄弟妻子离散矣。民国前途危险万状,若再值此饥谨,则财政愈形支绌,诸大问题难以解决。诸大急务难以振兴,且宪政未定,党派挟私,宋案未平,外邻日侮,若遭此凶年,则将内乱相踵,不知伊胡底?振笔书之。”

在该月的另一篇日记中写道:“男儿生值此中原荆棘、大局桑榆之秋。内而互相残害政党挟私,外而强邻封豕外交失荣。当如何砺戈利刃以扫清边尘小丑,和睦友邦同胞,还我边围租借(界),整我军旅社会,振兴我实业工商,澄我政治学术,以壮国威,鸿图而绍此。我之所慰藉父母者当何如?后有批云:修身贵抒心,理不徒铺张。予因掩卷曰:人世之答,修身徒铺张者比比矣,只口缚忠孝满篇,而不知其胸腔是何豺心胆胆,自亦纸上谈兵也,心理何在?呜呼,言亦惭矣。”

1914年5月1日日记:“先我而生者,皆我之父兄伯叔姑姊;后我而生者皆我之子弟侄辈。穷民之颠连困苦,非我之父老子弟耶?侨民之奴隶牛马忍气吞声,非我之父老子弟耶?一人不安皆我之罪,一夫不获皆我之罪。甲庚之战,我人民无端而遭外人杀戮

者,非我之父老伯叔兄弟姊妹耶?日俄之战,东省侨民之无辜而被外人蹂躏者,非我之父老兄弟姊妹耶?一耻不雪皆我之罪,一仇不复皆我之罪。”“天下安,一圣贤治之而有余;天下危,数英雄奔走救之而不足。高尚人格自吾手中造出,吾人果高尚矣。一旦权柄在手,强迫而教之,何患不能使举国人民人人高尚?故吾人只须责己勿庸责人。”

6月18日日记,记读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理想国》的心得。他对“财产公有”的主张非常赞同。“盖人类反抗,生于不平,财产不均,则贫富悬绝。富者日益骄虐,而贫者日入于愁云苦雨之社会。社会既不平等等矣,革命之产尚冀其无乎?故种族不平等,则种族革命起。宗教不平等,则宗教革命起,政治不平等,则参政之革命起。”

“现今目睹富豪之骄暴,劳动之惨酷。故凡有人心,莫不为之危心苦口焦唇敝舌,日为不平之吃鸣。”(6月20日)

读唐继尧日记,“服其报负之无穷”,并抄录其留学日本时的诗作《乙巳夏日偶成》:“莫对青天唤奈何,扫开忧愤且狂歌。壮心百炼锄群丑,宝剑双飞辟众魔。铸造苍生新模范,安排黄种旧山河。澄清事业寻常举,欧亚风云亦太和。”(5月1日)说明他立志像当年留日青年唐继尧那样,为推翻这个军阀专制、列强欺凌的社会而努力。

以上所举日记,说明王复生所关心的从家乡受灾人民,到包括饱受日俄战争惨祸的东北人民在内的全体“国民”,他为“同胞痛,为国民叹”。在看到帝国主义战争带来的灾难,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富悬殊,广大劳动者日益贫穷的状况,思想上认同财产公有制,并明志推翻不平等的社会制度,救国民于水火。

中学阶段是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当时的省立二中是云南省最著名的中学之一,几任校长和多数教师都是留日学生,校内还聘请数名日籍教师。学校管理非常严格,教育理念先进,教学水平高,课外活动丰富,思想活跃,师生多关心国家的前途,心系民生。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中,王复生开拓了视野,对个人、家庭和社会有了新的认识,铸就了远大报负,成为朴素的民主主义者。为此后进入北大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传播者并为崇高的理想而献身奠定了基础。

□ 孟祥海

蒜及其他

箸惊厕筹,残羹凝漱漉。”直接把蒜比作大小便,可见对其厌恶之深!

相对而言,北方人喜欢吃蒜的多一些。当年,梁实秋在北平住的时候,曾和警察做过邻居,午饭时就经常能听见隔墙院儿里“呼噜呼噜”“咔嚓咔嚓”——那是一群老爷们儿就着大蒜吃炸酱面呢;梁先生这两个拟声词,把北方人就着大蒜吃面的豪爽劲写得入木三分!

汪曾祺有一幅画《南人不解食蒜》,画上虽只有一棵葱,两头蒜,两粒小鲜果而已,却趣味盎然,语堪深味。对于吃蒜这件事,汪老既没有像裴度那样喜欢,也不像彭孙貽那么厌恶。他在文中写道:“有些东西,自己尽可

不吃,但不要反对旁人吃。不要以为自己不吃的东西,谁吃,就是岂有此理。”这体现了汪老对于吃食的一种宽容态度。

的确,大蒜不好看,也不够完美,却是最具人间烟火的味道。有人喜欢,有厌恶,都在情理之中。前几年,娱乐界某两大腕,曾就“大蒜与咖啡”,喻庸俗与高雅,展开争论,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其实,大可不必,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只是各人口味不同而已。

生活中,我们吃不吃蒜,无关紧要,可是,如果非要处处弄虚作假或不懂装懂的“装蒜”,那就只能让人厌恶了。因此,生活中我们可不吃蒜,但切不可“装蒜”。

学而

小满时节

□ 黄延滔

小满,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八个,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北宋欧阳修有诗曰:“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垄头麦,迎风笑落红。”这个时候,花儿谢了,但是麦子茁壮起来,摇摇晃晃笑得欢愁,加之大部分地区进入雨水充沛的季节,江河湖沟波光粼粼,让人心里的饱满感也不由得丰盈起来。

每年5月20日到22日之间,当太阳到达黄经60°时,即为小满。《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载:“四月中,小满者,物致于此小得盈满。”其含义是此时麦类等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乳熟,虽已饱满,但还未成熟,故谓之“小满”。我国古代将小满分为三候:“一候苦菜秀;二候靡草死;三候麦秋至。”意思是说小满节气中,苦菜已经枝叶繁茂,而喜阴的一些枝条细软的草类在强烈的阳光下开始枯死,麦子渐渐成熟。

小满到来,夏意始浓,花事渐了,“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草木蓬勃出蓄虎的光景。温热的气候、灿烂的阳光、丰沛的雨水,使万物繁茂,山川变得丰腴多姿,河流变得欢畅奔放,大自然起起伏伏的平仄之韵,在广袤大地上写满绿色的诗行。

小满节气期间,江南地区通常也应是江河湖满。如果不满,则意味着遇到了干旱少雨的年景。故农谚云:“小满不满,无水洗碗”“小满不满,干断田坎”“小满不下,犁耙高挂”……对农民来说,小满是个重要的节气,在北方决定着小麦的收成,也是玉米套种的最佳时机,在南方则是水稻插秧的指向标。“立夏到小满,种啥都不晚”“立夏小满正栽秧”“秧奔小满谷奔秋”。小满时节若能水土合宜,便预示着风调雨顺,一年丰收在望。

关于小满的习俗,现代画家、诗人吴藕汀《廿四节候图》中的第八幅《小满》,用画配诗的形式,作出了直观明确的表达。画中绘有泡桐花、野蔷薇、蛇莓、蒲公英、半边莲五种植物,诗曰:“白桐落尽破檐牙,或恐年年梓树花。小满田畴寻草药,农闲莫问动三车。”传说小满为蚕神诞辰日。江浙一带农村多栽桑养蚕,这时节,蚕茧结成,正待采摘缫丝。故江南一带也就有了“小满动三车”的习俗,三车即为水车、牛车和丝车。

小满作为一个节气,是古老的中华文明;作为一个词汇,则不失为一种哲学智慧。《说文解字》解释道,“满”的意思是“盈溢”,是一种丰盈到能够溢出来的状态。小满这个节气的名字,在“满”字前加了一个“小”字。按通常规律,有小则有大,可二十四节气中却只有小满没有“大满”,这里大有玄机。小满,是小小的满,是留有余地的满。它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月盈则亏,水满则溢!做人还是要谦逊一些。虽则小满,但还未到收获的时候,只有低下头来,才能更加饱满,日臻成熟。

小得盈满,是一种智慧,也是人生的“小确幸”。得到一点小小的收获,有可以把握住的东西,就应懂得满足。正如洪应明所说,“花看半开,酒饮微醉。履盈满者,宜思之。”“小满”,乃人生的一个参照,将熟未熟,还有期待。为人不宜过“满”,应当虚怀若谷,适当留白。所以,越有本事的人,越不张扬,行事越为低调。

天候正小满,每个人的生命中也会有小满的时候。那么,我们是否应向大自然汲取一些人生的智慧呢?

掌故

蒜原产于西亚和中亚,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把它带入我国,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古代,蒜不光用来食用,还可用来避邪。如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载:“其冒霜雪远行者,常啮蒜令破,以揩唇,既不劈裂,又令辟恶。”唐代韩鄂纂写的农书《四时纂要》也载:“又以艾蒜为人安门上,辟瘟。”

蒜作为一种调味品,自古以来就有人喜欢。如晚唐的裴度,他说:“鸡猪鱼蒜,逢着便吃。生老病死,时至即行。”言语间透出一种欢喜,一份达观。当然,厌恶者也不在少数,如明末美食家李渔在《闲情偶记》里说,他不吃蒜、葱、韭菜,认为“秽人齿颊及肠胃”;清人彭孙貽在《帝京十二咏·蒜》更是写道:“吮